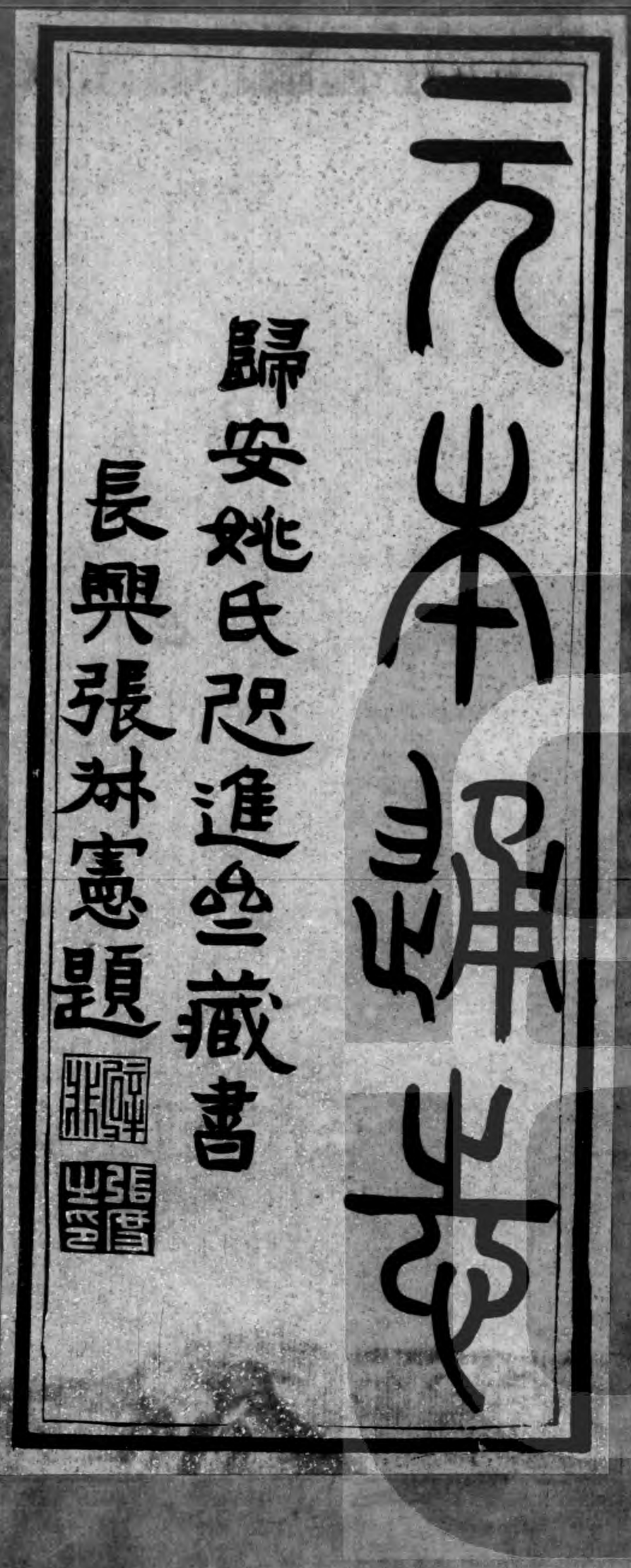
元本韓志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104
五
105
五



第十七　通志一

後漢

劉聖公　劉盆子　王昌

劉永 龐萌　張步 王閎　李憲 陳衆

彭寵　盧芳　隗囂 王遵

公孫述

劉聖公名玄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其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

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
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
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荊州牧某史闕其名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
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
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
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
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
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
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
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
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
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更
始素懦弱羞愧流汗舉首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
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

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輔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時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中畧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

牧守自稱將軍田[illegible]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王邑皆斬之十月使詹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十二月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

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官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白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吏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間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陵王劉物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廬江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尹尊為鄫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

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已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三匡張卬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

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惟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
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
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
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
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
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
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
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
眞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

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
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
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
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蓩鄉蓩音莫老反松等大敗棄軍走
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
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
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
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
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

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音子侯反）以拒之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謀欲以立秋日囂臘時共刼更始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孤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

等同謀乃並召入收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妻入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從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同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巡卒子姚嗣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

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若者片欲求利得以縣宰不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十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

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大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

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

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

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

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

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
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
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鮮
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
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
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
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
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拔劒擊柱不能相一二輔

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暴吏民
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
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
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
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劒罵曰諸卿皆老傭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肴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
殺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
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
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惟得上觀閣而不聞

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
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
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
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
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
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
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日
一年看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
為庶人更求賢知惟諸君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之
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更人貢
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更人貢
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
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
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會
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
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
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
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蒲得二十餘日亦眉貪

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愼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鄠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阬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十一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搖織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

別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惟盆子與贏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熏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又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守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

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

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煞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

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毆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佯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卑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楊二十

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
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
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比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
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
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
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 幽冀移檄州郡
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
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
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祐漢故使東

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
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
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
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
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
及翟太守亟與功成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
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彊者負力弱者惶惑
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聿
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
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
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
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
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
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
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
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

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
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
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
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
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
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
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
魯王遂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邊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
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
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鯆
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
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
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
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
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

屬走虞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
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
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
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
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
永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酇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
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
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

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驟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

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
吳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軍
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
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
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
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
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
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

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隆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

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
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
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
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天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
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
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
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
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
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
陳俊追擊斬之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
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
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
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
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
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

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
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末江賊
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
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
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
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
圍舒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而
[illegible]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
相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揚州牧歐陽歙遣
兵不能尅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
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
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
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
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
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
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

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亞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

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為比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

州破散而漁陽王左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直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書盛言浮枉狀因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因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冀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右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右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侯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骨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帥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愛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右蘭卿曾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齊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户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

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
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
卿孫卿生文伯當以是言誼感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
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
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
承宗廟乃共立芳為王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
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
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漢亦中絕
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匈林王將數十
騎迎芳芳與兄禽弟担徨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
以徨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景
朔方人田颯代郡人云公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
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少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
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十五年秋興與閔堪引兵至單于庭
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拜興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
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
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
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

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
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
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
心膂內離遂弃輜重與十餘騎士入匈奴其衆盡歸隨
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
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
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
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
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
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
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
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
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
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
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士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
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
東攻刼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
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
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
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
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
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

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
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
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
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
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
已成大司馬董忠國[illegible]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
司命孔仁納言嚴[illegible]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
二百餘萬已平齊[illegible]死洛據敖倉守函谷威

[illegible]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
[illegible]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illegible]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illegible]子之責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
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
兵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
[illegible]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
[illegible]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

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
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
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
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
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
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
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
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
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

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
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
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
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
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
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刼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
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

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
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
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
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
尹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
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
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杜陵金
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
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

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二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

駑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

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
安王印綬受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
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
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
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
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
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
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
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羇旅危國以求萬全此
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
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
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

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
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
埶即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
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
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
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

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
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
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
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閡帝
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
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
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
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
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

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illegible]不能禁止兵
有天利不敢廢臣子之[illegible]遂昔虞舜事父大杖
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
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
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
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
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
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
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
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
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
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
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
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
位哉徒以人思富主先君家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

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
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要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
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
亭囂皆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
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
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營於長安遵知囂必敗
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
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

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
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埶未
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
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
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
以奔離之卒拒要阸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
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

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劒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
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
心胷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
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
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
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入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
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

車駕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
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
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
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
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
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

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
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
蔡令遷東平相生墾田不實下獄死牛邯字孺卿狄道
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
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
年純與賓客數十騎士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爲郎後
父仁爲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
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

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
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
立豪桀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
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
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
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
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
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

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卬竿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

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
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
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
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
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
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
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
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
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平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閭里豪傑各鮪
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
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
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高亦樓帝蘭船多刻天下牧
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
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
倉大敗之鮪奔漢中五年延岑馮戎爲漢兵所敗皆

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録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

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山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

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杜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埶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

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據荊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平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悟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

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力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
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送守成都述謂延岑曰車當奈
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躬乎財物易聚耳不宜
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
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
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述視
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
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
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
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
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
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常少
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
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
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擇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焉

列傳第十七　通志一百四

列傳第十八　通志一百五

後漢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曾孫 歷

鄧禹 禹孫康 禹子訓 訓子隲 隲兄弘 朱寵

寇恂　馮異

岑彭 玄孫熙　賈復 子宗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家居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

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結約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

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誅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莽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

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illegible]公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光武即位[illegible]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圍始侯拜大司農常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高宗祀學官五年春代[illegible]本[illegible]前將軍[illegible]年夏復破姦將軍[illegible]營擊漢中賊公孫述遣兵[illegible]戰[illegible]西[illegible]田[illegible]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遵[illegible]詔下公卿羣臣議[illegible]司徒侯霸[illegible]天下通[illegible]伍

呂蕭曹之謀建造[illegible]扶助[illegible]家爲國
忘身奉主有扶危[illegible]之義[illegible]通以
天下平定謙讓辭[illegible]天[illegible]通居[illegible]啟
就諸侯不可聽於是[illegible]事[illegible]引
拜爲大[illegible]以寧平公主[illegible]
特見[illegible]有消疾自爲宰相
[illegible]以公位歸第[illegible]
疾通復固[illegible]二歲乃[illegible]司空印授以特進奉朝
請[illegible]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

雄爲召陵侯帝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
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李軼後爲朱鮪所
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惟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
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王常字顏卿潁川武陽人也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
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
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
下江兵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

蔞谿刼略鍾龍間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兵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謂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歌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小識然

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
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
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
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
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
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
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封爲鄧王食八縣
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

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難克何日忘之莫往
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
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
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
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
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
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
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
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封山桑侯後帝

於上人會中指常謂鄧晨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還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潮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當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營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梁共平沛郡賊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重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蔡少公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讖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

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
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
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
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
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
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
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
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
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

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
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
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
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
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賊於冀
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
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
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
主之祠建武三年徵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

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
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平邵陵新息賊四年從幸壽
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
稱之常爲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蠻侯入奉朝請復
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
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十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
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明年定封西華
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
禮儀招迎新野主冤與晨合葬於北邙乘輿與中宮親
臨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
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時
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哀
帝時爲諫議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
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
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
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
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拜爲中大夫是時方以隴
蜀爲憂帝謂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
將方務關東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
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
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
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
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
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山東略定帝
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諭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
臧否識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臣主之交信也今反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
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
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
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
爲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
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外人有
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

[illegible]非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illegible]重質而犯之哉君叔
[illegible]軍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
[illegible]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
[illegible]秉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有信我言行不違及往來
[illegible]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
[illegible]八年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
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斬
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
圍略陽斬山築隄激水灌城歙與將士死守矢盡乃發

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
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
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詔使
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
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
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饑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
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
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

車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大將軍馬成武威將軍
劉尚入天水擊敗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隗囂
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
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
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
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
破之斬首虜數千級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
破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
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西遂安而涼州流

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
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入蜀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
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
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
以兵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
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
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
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
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臣

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使太中
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
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羌隴之功故改
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
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
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為嗣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
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
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
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

謝惲等共譖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御史虞詡曰
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
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惲
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
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
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
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
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
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

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
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
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
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
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
無罪徙朔方歷乃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禕將作大匠
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
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
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永樂

[illegible]長樂未央既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
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
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
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
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
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
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
臣棄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

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
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
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
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祋諷劉禕閭丘弘等先卒皆拜
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任職徵王
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
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
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
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

時爲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
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
遷司空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
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
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
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主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
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
間語禹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
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起更始既未有所
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驕人人自危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
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
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宜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
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於中與定計議及
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
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
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
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
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材光武
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
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大破之生獲
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

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即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亡于爲軍師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華

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

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
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
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
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鄭侯食邑萬户禹時年二十四
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
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
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罹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
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而
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任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
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
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
後無轉餽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
也夫盜賊羣起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
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
且休兵北地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至
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

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享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

將所憂也無得復妄進禹惠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
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
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
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
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
岑奔漢中餘黨悉平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
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帝以
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
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封修整閨門教養子孫
可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
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爲先帝
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其尊寵之居歲餘寢疾帝數
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
元侯帝分禹封爲二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
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篤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
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

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
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
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
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
卒子褒嗣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將爲少府褒卒
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
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皐長公主和帝時爲侍中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

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米康以皇太
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
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
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憂懼永寧元年遂
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
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家先婢亦自
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
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
籍及從兄隲誅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

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朔三年卒謚曰義
侯禹第六子訓字平叔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初即位以爲郎中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
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
民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溺死
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
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
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

以防其變訓撫綏邊民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
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
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
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爲
謁者乘傳到威武拜張掖太守章和一年護降校尉張
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
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怒遂相與解仇結
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
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

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至塞下不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之所以難得其意者皆恩何不厚且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日言漢家常

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大小咸悅於是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户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

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中以度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

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咷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儒儒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

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
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閻隲字昭伯少辟大將軍竇憲府
及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
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閻皆黃門侍郎京卒
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悝
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
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以和帝崩後隲兄
弟常若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
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閻下

華侯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二千戶隲等辭讓
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隙詣闕上疏自陳至誠太后不聽
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後涼部畔羌搖蕩西州
朝廷憂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
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
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隲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
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
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亲帛乘

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死者
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
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
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
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
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
聞當時及服闋詔諭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
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其
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
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
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西平侯太后追思弘
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騭等復辭不受
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
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聽
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
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

爲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户五年悝閻相繼並卒並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閻子忠爲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檢勑宗族闔門靜居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閻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氏戚

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
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
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
遜位吾世外戚無與爲比當言[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橫爲
宮人[illegible]利口傾險反亂[illegible]中證獄不訊
鞫[illegible]惟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下以命冤骸流離
[illegible]不及逆天感人率土喪氣[illegible]收還家次寵樹[illegible]
[illegible]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竊自致廷尉詔免[illegible]
[illegible]里[illegible]多爲隲稱枉帝意頗悟乃[illegible]讓州郡[illegible]

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
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
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
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
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
有治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
更召爲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
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
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

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

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切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粗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秪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授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

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
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
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
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
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
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
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
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
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
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昔高
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
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
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光武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
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今吾委公
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
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

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冰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惇足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纂車驢駕轉輸前後不絶尚書并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

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人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illegible]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寇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至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軍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

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
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
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
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
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
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
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
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
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

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
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
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
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
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
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
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
從駕諫曰長安道理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
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

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五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即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盛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閥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汶侯後徙封損扶柳侯損卒子鑾嗣徙封商鄉侯鑾卒子襲

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恂曾孫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寖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自訟辭語怨忿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遂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

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
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
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
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
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
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
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
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
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

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
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久饑渴易
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恩澤光武
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
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
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夕草舍至饒陽
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
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
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帝對竈燎衣異

復進麥飯菀肩因復渡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分部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闟頓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兵河上與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

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二城又南下河南成皋[illegible]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還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

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illegible]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騎[illegible]南賜以[illegible]勅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光武遣使者即拜異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

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士卒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又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干道側旦日赤眉復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魏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十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

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
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藉關中引張邯任良
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
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追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丁臣
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
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
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懸以異食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
右扶風將兵助異共送練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
盛乃稍誅擊豪傑從人百姓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

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維吕鮪張邯
將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
萬人就吕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
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吕鮪營保降者甚
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摧挫之懷來百姓申理
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
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
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
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

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
國家謀慮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功每輒
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 日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
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
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
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
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六年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
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
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
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
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
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

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
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
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
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
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
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
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
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平建威漢
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

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
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
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
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萬餘
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
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
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
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

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追惟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乃下詔令條其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鬬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二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

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切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

難求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illegible]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貰歆以為鄧禹軍帥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

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言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
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
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
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
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illegible]上下索
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illegible]後五

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illegible]不還
諸軍徑將兵大上轘轅歸郾王（尹尊也）乃面縛與彭俱詣
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
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
少府傳封累世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犨葉等十餘
城是時南方猶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
有十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
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
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

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
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
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
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
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
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得前
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董訢降彭
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
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近[illegible]降帝

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
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夷朱鮪見獲陛下既
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
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兄之子也車駕引還令
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
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
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
所獲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
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

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

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士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日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

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

時公孫述遣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自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簟下江關擊破鴻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橋鬬樓立

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
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
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
武陵南郡兵又發柱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
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
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
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
柱鈎不得去奇乘勢斫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
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
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亦保江州彭上劉
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
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老曰吾為言大漢
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民除害
讓不受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
下郡轉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
駿討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

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
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
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延岑等而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泝鄗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
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魏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
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
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時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
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

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卬穀王任貴聞彭威信
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
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祀焉子遵嗣
徙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遵
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二
年坐事失國延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
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
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
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

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
茲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
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
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
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

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
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而不
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
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
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
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
辭嘉受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
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爲破虜將軍督盜賊
復馬羸帝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

輩補調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尋病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享

清芬厚本堂

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

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既拔邯鄲賜號建義大將軍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
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誰可使
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
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
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襲兵騎收曾斬之而
兼其軍北州震駭城邑皆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
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十馬甚盛皆曰是盛
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肯分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
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
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
邯鄲而躬裡將虜掠不禁承檄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
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嗣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
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
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先來在
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

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不顧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成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漢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

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平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萬餘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享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等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至門並入大破之遂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

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等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禹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禹反者皆貪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而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

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
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
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
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
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
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
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
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
徐容等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

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成子曰爲灌陽侯以奉漢嗣旦弟紆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曰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

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帝以漢功大
復封弟翕爲襄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
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
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
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
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
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
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

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攻
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
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
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
餘人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
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

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左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

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十

三年增封定食萬户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
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
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廬亭侯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
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
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彊弩
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
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
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
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絶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卿此虜者將軍策也及
即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匿賊下四縣更封新
處侯引擊頻立降三城其餘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内皆破之四年轉
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
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

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
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
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合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盜賊
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
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
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
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

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
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
子篤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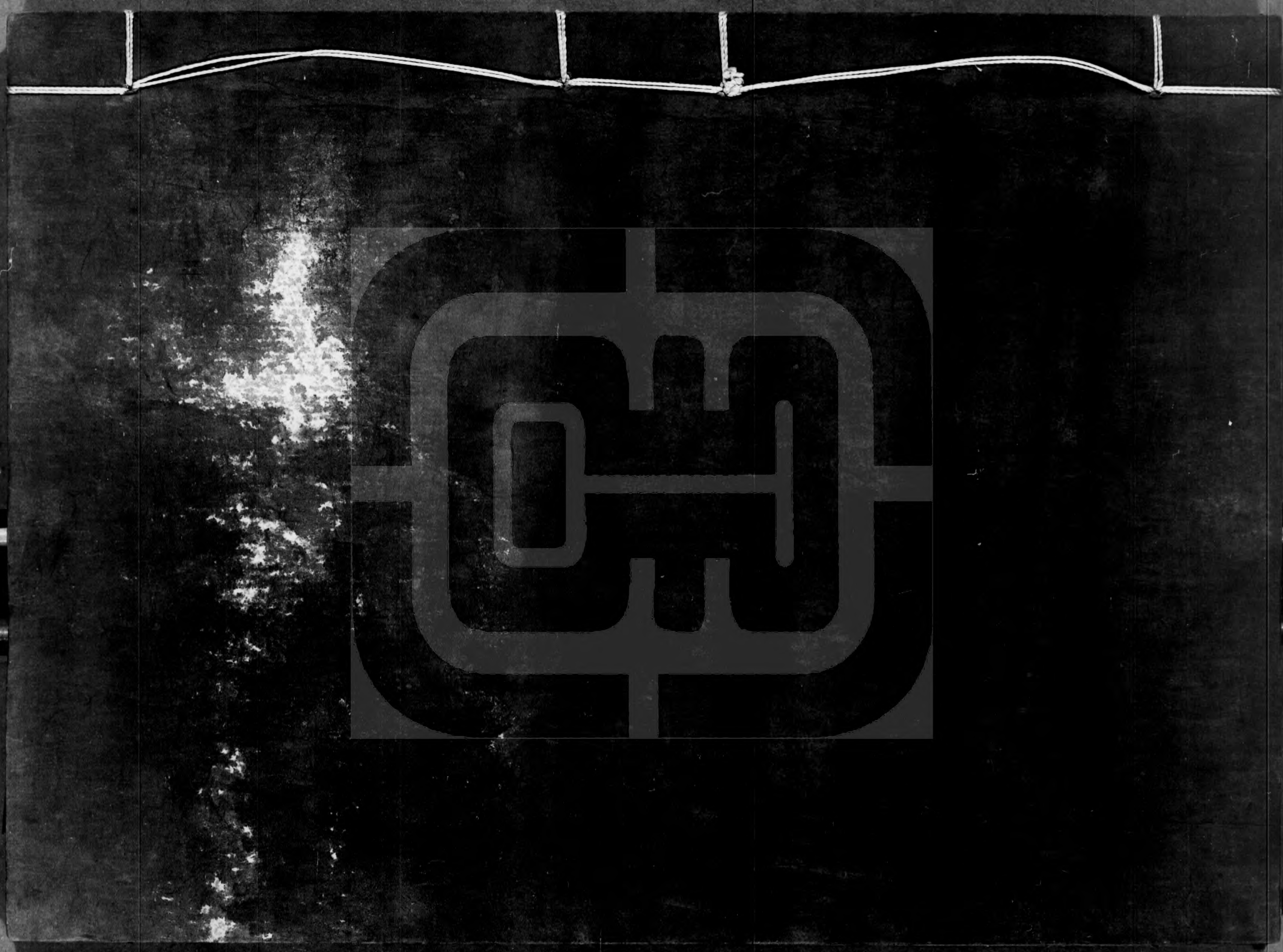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少爲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
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
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
破羣賊數陷陣卻敵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
二年封安城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
將左防韋顏於沮陽鄭志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

鄉鍾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宮爲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
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數戰不利越人謀畔從蜀
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
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師乃奉牛酒
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享賜慰納之越及由
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兵歸

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
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
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
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
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
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
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

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郪前後收節五印
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
脊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
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
經厲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
他道矣宮不聽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
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
年增邑更封鄧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
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
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
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
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
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
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挺緩令
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耳帝然之即勑宮徹圍
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遷遷城門校尉復轉左
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陰多之宮以讓信質朴故常見
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

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害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
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
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禹爲朗陵
侯

列傳第十八